

饶老师

冯志军

老师姓饶，饶怒的饶，上饶人，男，操一口没翘舌音的普通话，长圆脸细眼睛，在三十年前当我们历史老师时，已是满头白发。他常穿件深蓝色中山装，扣子一丝不苟，表袋中别支亮闪闪的英雄牌钢笔，和鼻梁上酒瓶底厚的近视镜片很配，走路挺胸腆肚旁若无人，同学们都害怕他的。

不知为何，他总满脸通红，不是喝酒不是肤色，就是那么红。夏天，他喜欢穿一件白色汗衫，西裤夹在肚脐眼儿上，勒得圆鼓鼓的肚子一圈儿。他还有件蓝灰色的短袖衬衣，上课走进教室，背心外套衬衫，热得满脸都是汗。格子手帕放在讲台上，他撑着双臂在讲台边边讲课边擦汗……饶老师，和窗外的蝉声一样，你嫌吵但又缺不了，伴随着我们青春的躁动，度过了初中三年。

我喜欢上饶老师的课，回答问题又干脆又有质量，开公开课绝不能没有我。虽然我看起来活泼可爱，但常活络得不是地方，故意弄出些事来逗老师。不喜欢做作业，下课跑得没踪影，要交作业了随便抓起谁的作业本，狂抄一气应付了事。至于成绩，常似濒临死亡的人，吊着一口气半死不活。饶老师对我又爱又恨，他喜欢这个学生一身无畏的闯劲儿，也希望她能静下心来踏实做事。每次见到我，哪怕在大街上，也急急停下那辆老得咔咔响的28寸自行车，一撑撑脚，摇手叫我：“冯志军冯志军，你个瘟婢，来来来……”我过去，他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若看到我穿得吊儿郎当，先是撇撇嘴，然后开始数落……像父亲审视将要出门的女儿，眼神中充满了欢喜的担忧，见我散成沙，又正色教育起来……我心思全不在学习上，嗯嗯啊啊硬着头皮应着，像还未能独立的子女，不得不应付唠叨的父亲——还要伸手向他拿“钱”的啊。

同学们知道饶老师偏爱我，常要我去问考试重点。

“饶老师饶老师……”我捧起历史书，凑到老师跟前，一脸坏笑，“帮我看看，这题怎么做？”这次，我又装作一副好样，跑到老师办公室问问题了。办公室玻璃窗外攒动着几个人头，那是班里的几个男同学。他们的历史期中成绩不上不下，期末再考砸，就要挂红灯笼了。我受他们贿赂，来饶老师处刺探情报。

饶老师见我，挺了挺眼镜直了直脖子，扫了一眼书中的题目，拿起红笔操起上饶腔，细心讲解起来。没一会儿，在这个章节点点画画红通通一大片。我听得一知半解，出门就把书给了等在门口的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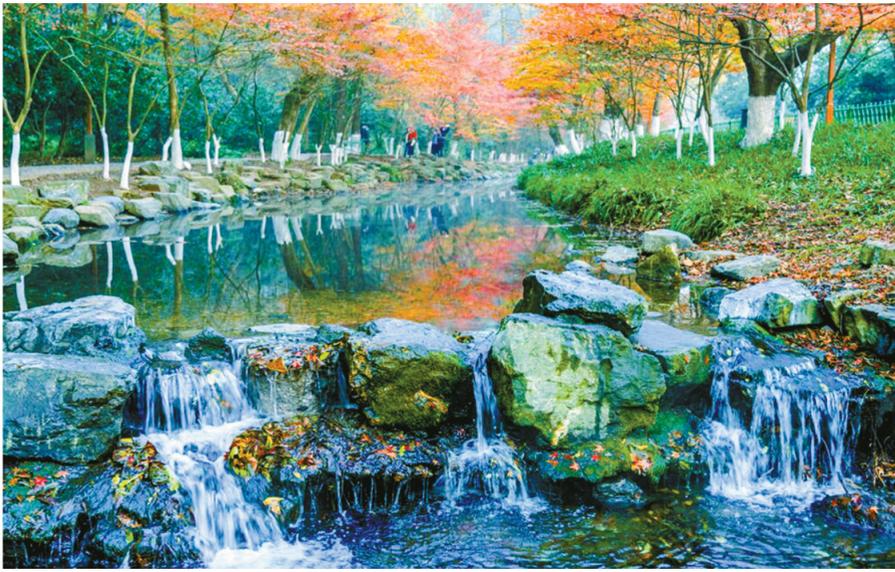
群人——是他们叫我问的，书自然也是他们的，与我何干，我不过是受了拜托听了几句好话收了几张明星贴纸而已。

期末考试，那道题是卷中分数最多的。我凭着残存的记忆，得了小半的分。倒是同学几个，个个满分。再见到饶老师，他的脸更红了，扯起嗓子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我知道，那是老师识破我的诡计，心里生气了。饶老师的“哼”全校有名，他不但对学生“哼”，对学校里的领导，对校务，对发生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，都会涨红了脸报以“哼”，大家在他“哼”之后，都只有乖乖改正的份儿。

可不。我已被哼了许多次了，像被打了多次的小孩儿，知道父母为何生气，什么时候动怒，手会落在哪个地方，哭声该大些还是小些，什么时候可以嬉皮笑脸了……哼过之后，再有什么问题去问饶老师，他还是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一样，饶有兴趣地看我上下蹦跳，也兴趣盎然地给我解题……

回镇上陪母亲，她说起饶老师，我一愣——没见饶老师已经三十年了，多么遥远的记忆，虽然我从不曾提起，但也从来没有把饶老师忘记。母亲常在清晨散步时碰到饶老师，每次见面，饶老师都会扯着他那洪亮的嗓子，大声问我母亲：“冯志军这瘟婢呢？好不好啊，很久没见她啦……”

听母亲转述，我心中难过，是时候要去看看饶老师了，这一声三十年未变的“瘟婢”嗔怪里带着宠溺，和去世的父亲喊我的那一声，一模一样，是爱，更是偏爱。



从夏流到秋

方轶 摄

秋凤初起，扑进九龙湖的一片澄碧
晚风温柔，明眸皓齿，多情浪漫
一只湖连着一只湖
如盛满琼浆的酒杯
让人醉倒在无边的秋色里
草绿，花红，藤黄，湖蓝
是谁执一支狼毫
在大地的宣纸上涂抹、晕染
溪水长流，白云留白
九龙湖是一幅铺开的山水画卷
金黄的稻谷在田野上铺展
鸟儿和秋虫已代替我歌唱
传说中的九老，化作九座青山
山上的松树弥漫清香
湖水如玉，不经雕琢
合着宋人的词牌，轻轻隐入晨雾深处
醉卧在九龙湖的山水之间
在四季晨昏不同水墨长卷中
我只是一颗小小的墨点
清澈的湖水能否洗净蒙尘的灵魂

九龙湖 卧游图

朱田文

生在晓塘，长在晓塘。上世纪50年代的象山晓塘乡晓塘村，属于近海且多江河湖泊的村庄。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而然影响着村民的兴趣爱好。我自小享受到海、江、河、湖的恩泽，儿时的三件乐事皆与之关系密切。

扞红钳蟹

红钳蟹在海涂上繁衍生息，它们的住房就在海涂泥洞中。潮水退去后，黑褐色的海涂宽广而平坦。红钳蟹从洞中慢慢爬出来，竖起两只圆圆的眼睛，不断转动，警惕地张望着四周，见无动静就跳起两只红色的蟹，划动八只黑褐色小脚爪，奔向宽广的涂面。

红钳蟹们似乎有感应，一只从洞中钻出，接着就会出现十只、百只……一会儿工夫，涂面上涌现出成百上千只的红钳蟹。

退潮后的红钳蟹出来干什么呢？觅食、戏耍、呼吸新鲜空气，还是享受阳光的沐浴？

我就是这个时候去海边扞红钳蟹的。我的扞蟹方法与与众不同，别人是先找到蟹洞，再挽起袖子，伸出手臂把手掌插入洞口。据说只要进入二十多厘米就可触及螃蟹的红钳蟹了，这时用手一握就可稳稳当当地把蟹扞出来。

我呢，是与涂面上的蟹赛跑较量胜负。蟹见有人追赶，纷纷逃跑，四处躲避，它们越想快速逃进洞穴，越会事与愿违，就在它们慌不择路、晕头转向之机，我快步上前，敏捷地避开它那威风凛凛张开的红钳子，用右手快速捏住其尾部，放入竹篓。

就这样，我在海涂上深一脚、浅一脚地与红钳蟹较量着，一两个小时下来，就会有半篓或一篓的收获。

回家后，这些红钳蟹就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，或鲜炆，或咸腌，或捣成酱，吃法不一。红钳蟹

虽然身小肉少，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也足以让我们大快朵颐。

扳河虾

扳河虾的工具叫虾罾，是自家制作的。材料是一块五六厘米见方、细网眼的纱布。纱布四角各用一根一米左右长的网绳缝定，四根网绳的上端互相交叉，连接到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上。这样的虾罾我家有十几竿。

我去扳虾，通常在清晨或傍晚，那个时候河虾往往在水草丛中或河岸壁上寻找食物。扳河虾要备好虾饵，我常用的是鱼卤拌谷糠。河虾闻到卤的香味就会游来觅食。

我每次出发前，先将虾饵拌好盛在瓦罐里，出发时肩背虾罾，手提水桶与瓦罐，信心满满。一到河边，我打开捆着的十几竿虾罾，虾罾下水前，先在罾中心放上一撮虾饵，待虾罾缓缓沉到一定水位时，就将罾竿平放在河堤上。在河边每隔十步左右放一竿，放妥十几竿罾后，折回到第一竿虾罾的下水处。凭我的经验，这个时间可以起罾网了。

我两手一前一后地握紧，屏气凝神地将沉入水下的罾网慢慢地往上提拉，虾罾距离水面越来越近，网内河虾的身影也愈来愈清晰：有十几只浅褐色的小虾，也有长须、粗螯的“老虾公”。

虾罾缓缓上升，网中的河虾仍在聚精会神地吮吸着虾饵。我把将虾罾拉出水面，迅速收回。网中的河虾活蹦乱跳，但企图逃脱的可

能已经归零。

网中的河虾，悉数被我抖入木桶中。就这样我一竿又一竿地提拉，被我扳获的河虾越来越多。一般连续往返二三次就可扳到一两斤河虾。

煮熟后的河虾呈淡红色，肉嫩，味鲜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但是那种味道又怎么能与扳河虾的快乐相比呢？

罩河鱼

罩河鱼的罩是用毛竹劈成的篾条扎成的。每根篾条一米左右长，一厘米左右宽，篾条与篾条的间距不到一厘米。鱼罩呈圆筒形，上小下大，无顶无底。

罩鱼大都在夏季，江河湖泊的蓄水随着灌溉用水的增加，加上久晴少雨的天气，水面会日渐下降。待江河湖泊的水位降至一米一米以下时，就是罩鱼的好时机。

大人们罩鱼都是带两只罩，左右手各握一只，罩鱼时左一下右一下地往水中插。我人小，每次只用一只。江河里罩鱼的人越多越能罩到鱼，因为水中的鱼群受到罩鱼人脚步移动和鱼罩上下活动的干扰，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，鱼就容易被罩住。

我右手持罩在河中前后左右移动着，将竹罩一上一下不停地往水中插。手在动，脚在移，耳在听。只要听到“噗”或“砰”的声音，我立即停住脚步，手使劲将鱼罩往下深插。这些声音告诉我鱼被我罩住了。罩内发出的“噗”“砰”

的声音是被罩住的鱼妄图逃脱撞击罩壁所发出的，声音愈响，鱼就愈大。这时我就会乐滋滋地弯腰从罩口伸出右手捞鱼。被罩住的鱼也不是唾手可得的，它们往往会惊恐万状地团团乱窜，蹦蹦跳跳腾起的朵朵水花，有时溅得我眼睛都睁不开。

罩内的河鲫鱼相对比较好捉，若是乌鳢鱼就很难对付了，特别是那些大个子。乌鳢鱼浑身油滑的黏液，几次抓住后又被它挣脱了。

头顶骄阳如日下，脚下河水似汤，额上汗如雨下。我两手并用，一手掐头，一手捏身，使尽吃奶力气，才把体壮力大的乌鳢鱼放进竹篓。

一个夏季下来收获颇丰。罩来的大多是河鲫鱼，母亲将吃不完的鲜鱼晒成了干鱼。这些干鱼可算是我家的好下饭了，可以吃到翌年夏季呢！

听广播里说到一种“囤积癖”的时代病，不由得对号入座。

主持人先是从实物囤积说起，称不少人出于种种原因，购买、收藏了一大堆其实没有多少用途的物件，最终除了挤占居室空间外，“食之无味”，弃之可惜。

信息囤积则是这几年才表现出来的。很多人电脑、手机里收藏、下载了无数个APP、公众号或推文，初衷是想总有一天要好好享用或利用它们，殊不知它们中大部分的命运，则是遭遇雪藏，蒙上信息时代的尘埃。

信息的囤积似乎不可避免。网络世界无边无际、博大精深，遨游在信息海洋里，随处可见新鲜奇绝，美不胜收。遇见一个有趣的网站、公号或是小程序，先收藏了；遇见一篇精彩的博文、推文，有点长，看了个头或是看了一遍犹觉不过瘾，先收藏了；遇见一首好听的音乐、一个好看的视频，先收藏下载了……

发现美好、占有美好属于人之常情，所有的收藏初心皆指向未来有时间去细细品味、慢慢消化。然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好多天甚至好多年过去了，你依然没有去“反刍”它们，你的时间还是耗费在不断地“收藏”“下载”中……

你终于意识到，囤积的信息已经汗牛充栋、堆垒如山，你的收藏页面已经“深不见底”。怎么办？一键删除？不甘不舍；逐条消化？

葛老师转发我文章时，称我“炉哥”。我回复道：叫我炉哥的你是第一人。窗外有雨，闲来聊一聊称呼，倒也不失为一桩趣事。

刚参加工作时，单位同事比我大的叫我小赵，比我小的叫安炉哥。自从有了网络后，称呼就杂乱了，论坛里的网友叫我“一草堂”，因QQ名为“第一场雪”，好友都叫我“雪哥”，后来微信名也取作“雪歌”，叫“雪哥”的就愈加多了。

交往的朋友大多年龄比我小，所以，大伙基本上呼我赵兄或赵哥。

亦有自谦者，叫我赵老师。虽没当过老师，亦无一技之长，既然朋友视我为同道，我就欣然接受；我为他师，他为我师，孔子不是有句话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？

当然，也有叫老赵的。老赵，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本人姓赵，二是上了岁数。这个称呼最简单，也最直接，就好像看到一块石头，就叫石头，看到一棵树，就叫树，看见两棵树，就说：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

国人对于称呼向来讲究，别说称帝王为万岁、天子、圣上，即便是普通百姓之间，对对方的父母也尊称令尊、令堂。古人对自己多用谦辞，连君主也自称孤或寡，孤意思是不能得众；寡意为少德之人；之于朕，仅仅是第一人代词。读书之人，更是自谦为小生、晚生、晚学、老才；那些上了年纪的则自谦为老朽、老夫、老汉、老拙，不一而足。我似乎从来没有谦虚过，如今岁数一大把了，以后就自谦为老拙吧。

对于官员的称呼，古人多依照其官衔：杜甫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，人们称之为杜工部；文天祥官拜少保，人称文少保；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马，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《琵琶行》中就以江州司马自称。

古代的很多官衔至今已经失

那又是个庞大繁重的工程。人们在不断的收藏、下载中充实自己的安全感、控制欲、获得感，殊不知，到头来不仅没有优化你的生活，反而成为一种扰乱、一种负担。

明白了这点，必须尽早破除囤积之困，其不二途径只能是消积。尽快去整理归纳、清理打扫自己的信息存量，或分门别类，或去粗取精，或提纲挈领，要有一点干劲、十分干脆，大把地砍，大段地删，这中间还可以有意识地锻炼一种能力，也就是把一个冗长的内容高度概括提炼成一段、一句、一词，这浓缩的精华常常是你自己的话、自己的思想，才能成为你真正的拥有。

据我的体验，这一过程可以温故而知新，充满别样的乐趣，还有治愈无聊无趣之功效。在一些无所事事的时段，拿出手机或是打开电脑，把那些囤积多时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缩减、删除，不光增加了内存空间，你的内心世界也随之获得一种解放，一股轻盈和丰盛之快感会油然而生。

当然，消积只是治标，根治“囤积癖”最重要的还在于个人的节制：面对纷繁芜杂、层出不穷的信息汪洋，不贪图碧海和蓝天的所有，只是驾一叶扁舟，采撷几朵浪花，自在从容地融入这片广袤美丽，即可。

传，但对官职的称呼依然如故。称当官的必冠以职务，如某局长、某主任，通常不直呼其名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你的官职比他高，直呼大名，倒是拉近了距离又显得亲切。

对于副职官员，称呼上就多了一份玄妙。有回，某县级的常务副市长带队去外省结对县考察，对方县长及四位副县长等一套班子在宾馆迎候。副市长下车后，秘书向对方介绍：这是我们的黄副市长。秘书是新调来的，平日一直叫黄市长，但在今天这样的正式场合，他为介绍一事纠结了：黄市长，显然不妥；黄常务副市长，太拗口；常务副市长黄某某，连名带姓有失恭敬，况且常务副市长也是副市长呀，所以，最终他决定介绍为“黄副市长”。黄副市长听到介绍后，眉眉间掠过一丝不快，这个副字在他听来实在刺耳。考察回来不久，秘书就被调离岗位。这个故事我是从杂志上看到的，或是杜撰，或是个例。

曾经注意过行政机关的科室牌。早些年，某局设一正三副，局长办公室外挂的是“副局长”的牌子；而现在呢，副字不见了，挂着的牌子是“局长室(1)”“局长室(2)”“局长室(3)”……哦，副局长也是局长呀，干吗非要注明是副局长呢。

官员退休或退休后，人们多半会沿袭他在位时的职务称呼，既出于习惯，也出于尊重。当官时间一长，难免会对称呼习以为常乃至麻木。我见过一些官太太，在外人面前，也直呼丈夫“张局”“陈局”。蛮有意思的。

在所有称呼中，我最喜欢听到“安炉”两字，这才是我立于世间最真实的符号。我猜想，许多官员何尝没有同样的心声呢？名字是一个人最原始最纯朴的称呼，我们从小就在爸爸妈妈的叫声中感受到了那份亲切。

称呼

赵安炉



傍晚时分去公园散步，远远看到角落里有两支萨克斯在吹奏。一个夏季过去，那声音由生涩渐渐成调，清亮、圆润、饱满。直到有一天听到十分喜欢的《加州旅馆》，循声趋近，见是两位老者，衣着规整，举止儒雅，就差一件立领格子衬衫了……

真希望在街头在公园在地铁站，有年轻人的吉他，有令人迷醉的烟嗓，来消弭都市的嘈杂……

陈挥 文/图